

Dangdai  *Chiguo Wensuo*

战役

〔法国〕帕特里克·朗博 著

丽泉 吕程 译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2672

Patrick Rambaud

La Bataille

©1997,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本书由法国格拉塞及法斯凯尔出版公司转让中译本版权，
外国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役/(法)朗博著;丽泉,倡程译. —北京:外国
文学出版社,2000.3

(当代外国文学)

ISBN 7-5016-0171-2

I. 战… II. ①朗…②丽…③倡…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474 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3.80 元

目 次

第一章	一八〇九年 维也纳	1
第二章	士兵的期待	35
第三章	战斗第一天	73
第四章	不眠之夜	130
第五章	战斗第二天	153
第六章	无月之夜	204
第七章	尾声	231
历史说明		247
哀悼篇		258
译后记		260

第一章 一八〇九年 维也纳

一八〇九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一辆轿式马车在骑兵前呼后拥之下走出施内布伦城堡，沿多瑙河右岸缓缓而行。这是辆普普通通的车子，橄榄绿色，不带徽记。一路上，奥地利农夫小心翼翼地摘下黑色的宽檐帽示意，不过那并非出于敬意，因为他们知道来者是什么人。那些军人个个骑着长鬃毛的阿拉伯战马，一路颠颠地跑。每人座下垫着一块豹皮，身穿绣着金线的白色和猩红色的匈牙利式军服，头戴插鹭翎的筒式军帽。这些年轻军官都是占领军总参谋长贝尔蒂埃的随从人员，他们总是不离左右地跟着他。

车窗玻璃放下来，一只手从袖口露出，摆了摆。内廷大臣科兰古立刻勒马立于车门旁，双脚夹镫，摘下双角帽，脱去手套，那动作活像个杂技演员。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叠着的维也纳市郊地图，行礼呈上。车子旋即在这条水浊流急的河边停住。

一个头缠包头布的马穆鲁克仆从从侍从位置上跳下来，放好脚踏凳，打开车门。卑下的样子，无以复加。皇帝下车，随手戴上他的海狸皮帽——这帽子经一再整熨，毛已呈红棕色。皇帝把一件灰色的路维埃呢绒礼服披在身上，像披了件小斗篷似的，但他里面穿的却是近卫军卫士军服。他裤子上沾着墨迹，因为他有个怪癖：在自己的裤子上揩笔。每天，在阅兵之前，他得先签批一大堆政令文件；他事必躬亲，从向近卫军发放新军鞋到巴黎泉水供应，数不胜数的鸡毛蒜皮小事往往与他指挥的这场

奥地利之战不沾边。

拿破仑开始发福了，腆起的肚子把他那件开司米背心撑得紧绷绷的，人胖得脖子都没了，肩膀也几乎看不出来。他那冷漠的眼睛只有在发怒时才会发出逼人的光。这一天里，他心情一直不好，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在确知奥地利武装反抗他的消息之时，用五天时间从巴利阿多利德^①赶回到圣克鲁^②的，那一路不知累倒多少快马。在西班牙吃了败仗之后和准备这次新的冒险出征之前这段时间，他每晚睡十个小时，泡两个小时澡，耐力和体力一下子都得到了恢复。

贝尔蒂埃也从他的轿式马车上下来，和坐在栎树墩上的拿破仑会合。此二人个头相仿，头上戴的帽子也一样，从远处看，弄不好就会把他们认混。不过总参谋长头发浓密且鬃曲，脸庞肥大，五官不如拿破仑端正。两人都对着多瑙河观望。

“陛下，”贝尔蒂埃边咬着手指甲边说，“看来地点选得不错。”

“从地图上看，是选得不错！”^③拿破仑往鼻孔里掐了撮鼻烟，答道。

“要用几条小船测一下水深……”

“那是你的事儿。”

“还要测一下水流。”

“那是你的事儿。”

贝尔蒂埃的职责一向都是服从。他忠诚，这一点堪称表率。他能把主子每一种直觉都变为实际行动，这使得他重权在握，使

① 巴利阿多利德，西班牙城市，位于皮苏埃加和埃斯格瓦两河汇流处。

② 圣克鲁，法国上塞纳省市镇，位于巴黎西郊。旧时为帝王行宫所在地。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

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或图名或为利的追随者，同时这也使他招致不少嫉妒。

他们面前的这条多瑙河分成好几条支流，所以水流也就变缓了。几个岛上全都覆盖着牧草、灌木丛，还有枝叶繁茂的橡树，以及榆树、柳树。在陡峭的河岸与最大的勒鲍岛之间有一小岛，可作为以后架桥的支撑点。河的远处，也就是在勒鲍岛的出口，他们估计有块小平原，一直延伸到阿斯伯恩和埃斯灵两个村庄。远远可以望见掩映在树丛中的尖顶钟楼。更远处是一片广阔的平原，长着依然青绿的庄稼，一条小河流经这块平原，时值五月，小河干涸无水。尽头左方是莽莽的比赞高地。奥军把各处桥梁付之一炬，便全数撤到了那里。

桥梁！

四年前，皇帝曾像救世主般进入维也纳，市民们奔跑着来迎接他的部队。而这一次要进入那些守备并不坚固的村镇，却不得不先把维也纳围困三天，甚至要在驻军撤离前对这座城市实行炮击。

刚刚传来消息：第一次在被烧毁的斯匹茨桥附近的渡河尝试失败。圣伊莱尔将军的轻步兵师五百名士兵在拉托和普克斯两营长率领下占领了施瓦茨-拉肯岛。但因没有具体命令又无行动配合，加上两个营长疏忽大意，没有在岛上的一座大房子里布置后备人马，实际上那栋像堡垒似的房子原本就能用以掩护其他人登岸的；结果，一半人被歼，余者有的受伤，有的为左岸敌军前哨部队所俘获。那些奥地利前哨部队每天清晨都把海顿所作的奥地利国歌吹奏一番，以此激励维也纳的市民。

这次是皇帝亲自指挥。他的计划是消灭查理大公的军队，因为这支军队羽翼已丰，必须趁其尚未与从意大利日夜兼程赶来的让大公的军队汇合之前就把它歼灭掉。为此，皇帝把达武

元帅和他的骑兵部署于西线担任警戒。

皇帝注视着河那边的马尔奇平原。它绵延无际，一直铺展到瓦格拉姆高地。

这时，一个留着雪白的倒八字胡、胡梢鬃曲的普通军士大着嗓门儿叫道：

“陛下！你把我忘啦！我的勋章呢？”此人衣扣没扣好，连立正姿势也没来得及做。

“什么勋章？”拿破仑微笑着问。这是他八天以来第一次露笑脸。

“荣誉军团军官十字勋章呀！我早就该有了！”

“有那么早？”

“利沃里战役！圣让－达阿卡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埃劳战役！”

“贝尔蒂埃……”

总参谋长拿出铅笔记下这位新晋升者的名字：士兵鲁西荣。他刚写完，只见皇帝站起身，把适才还对着树桩劈劈砍砍的小斧头一扔，说：

“干吧！加油！^① 周末之前，给我把桥架起来。在那个村子，就是后面的那个村子里，部署几个旅的轻骑兵。”

“埃伯斯村。”贝尔蒂埃一边在地图上核对一边回答。

“伯莱村，随您怎么说。再加三个重骑兵师。立即行动！”

皇帝是不直接下达命令或者直接申斥某个人的，都是通过贝尔蒂埃传达。

总参谋长上车之前，向一个穿绛红制服的副官摆摆手，道：

“勒热纳，此事请您和利沃里公爵先生一起研究一下。”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是，阁下。”答话的军官是个年轻的工程兵上校，此人褐色皮肤，褐色汗毛，左前额有条很吓人的带状伤疤。

勒热纳跨上他的阿拉伯战马，整一整用黑丝金线绣成的丝绸腰带，拈去肋状盘花纽皮短上衣上的一粒灰尘，目送皇帝的车子及其随从人员离去，自己留在原地未动。他是个行家，他在琢磨多瑙河，琢磨被河水冲积而成的那些岛屿。他曾经参加过在意大利的波河上架浮桥，当时用的是厚木板、锚定板和木排，而且冒着大雨。眼前的这条河，黄水滔滔，漩涡上浮着泡沫，如何把桥固定住？

多瑙河的大支流沿勒鲍岛的南岸流过；勒热纳猜想他要去的支流对岸可能是些沼泽地和泥塘，由于河水深浅不一，浅的地方露着狭长的沙地。

勒热纳骑着他那匹矫健的战马，掉头朝维也纳方向走去。离埃伯斯村不远，他发现一个隐蔽在一条河沟后面的小湾，里边好像停泊着一排一排的趸船和小舟；小树丛后边可能堆着橡木、链条、木桩和板条，整个就是一片隐蔽的工地。勒热纳片刻没耽误，朝着利沃里公爵驻扎的村庄飞奔而去。

利沃里公爵是员猛将，拿破仑称他为“表兄”。此人贪婪，无法无天，嘴巴爱讲而且武断得很，不过，这是个无可非议的战略家。正因为如此，这个奥热罗^①式的暴烈狂夫所训练的步兵，当年因冲过阿尔科勒^②桥而名噪一时。

此公就是马塞纳。

① 奥热罗(1757—1816)，法国元帅，重臣。在意大利作战有功，支持拿破仑雾月政变，其后一直追随拿破仑，参加多次战役。

② 阿尔科勒，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城附近一地名。一七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拿破仑在此对奥地利军队作战，双方激烈争夺阿尔科勒桥。最后法军获胜。

拉纳的人马以及三个重骑兵师驻扎在老城。马塞纳的部队已先在靠近城郊的旷野上扎营。马塞纳元帅给自己留了一座带巴罗克式尖顶的夏季避暑小城堡，这是维也纳的那些被迫逃到比较安全的外省或躲进查理大公军营的贵族们遗弃的。

勒热纳走进小城堡的正庭，他根本用不着自我介绍，身上的红裤子就是通行证，因为只有总参谋长的副官才有权穿红裤子。这些人总是带着大本营的命令也就是拿破仑的御旨而来。尽管如此，那些小兵对此等特权者并无好感。勒热纳把马交给一个传令兵，马鞍两侧的手枪皮套和烫金脚镫，把这个传令兵看得直眼红。

庭院里的人，个个都是衣冠不整的样子，他们已经把一些绒绣的主教椅和一些坐凳从底层的厅内搬到马路上。有些人，海盗似的，正在对着几根用泥土做的细长的烟管用力吸。他们在篝火前神气活现，把拆下来的乌木护壁板以及手提琴放在火堆上烧；另一些人甚至用麦管对着酒桶喝起来，你推我一把，我操你一下，狂笑，讲粗话，往地上吐痰；一群鹅被一些人追得呱呱叫，他们使劲地用军刀把鹅颈砍断，然后也不剖肚清肠就放在火上烤，一个个像小孩子一样大把大把地互相往脸上扔鹅毛，致使白鹅毛满天乱飞。

房子里面，一些没教养的军人把人家的家庭肖像撕得粉碎，借以寻开心，画布条儿凄凄惨惨地飘荡。大理石楼梯前，一个炮兵身上裹件舞裙作女人状，尖声尖气地给勒热纳指路，把他的那些胡闹的战友笑得呃逆。这些人也都把身上弄得花里胡哨，其中一个头上顶着一副扑了粉的假发，那假发长得把他的鼻子都盖住了；另一个穿着一件棕褐色的闪闪发光的小腰身女式大衣，后背撑得裂开着；还有一人砸开一个很大的橱柜，用他的军便帽装了满满一帽子银匙银杯。

勒热纳对这些恶作剧很是反感，他努着嘴上到马塞纳元帅住的楼上，靴子踩在一些瓷器碎片上嘎吱嘎吱地响。有个厅的门朝镶有螺旋形廊柱的阳台敞开着，几个军官、传令兵和穿便服的军需官在里边七嘴八舌地聊天，同时在几只塞着草秸的货箱中挑选烛台或花瓶，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仆人装在里边的。沙发上，一个轻骑兵上校正在调戏一个村姑，这是附近农家的姑娘，她同她的几个姐妹一样被抽征去为了一支骑兵部队服务。

一个带白手套的贴身男仆爬上一个用巴西番木做的蜗形脚桌，要往下摘枝形吊灯。勒热纳抓住那人的小腿肚子，要他去通报。

“这不是我的事。”那男仆说，一边还在忙着摘那东西。

这时，勒热纳突然飞起一脚踢翻桌子，那男仆手抓吊灯悬在半空，两腿乱蹬，哇哇直叫，把一屋人逗得哈哈大笑。他们为勒热纳喝彩。一个旅长突然注意到勒热纳一身参谋部军官装束，便递给他一杯德国葡萄酒。正当这时双扉门打开了，马塞纳穿着睡袍，趿着一双素丹拖鞋进到厅里，吼道：

“难道你们不能小点儿声，一群苍蝇！”

他是个独眼，脸肉乎乎的，鹰钩鼻，头发漆黑浓密，梳理成前后一样短的提图斯式发型。他音质好且洪亮，那么一吼，不仅没使大厅安静下来，反而引起一阵喝彩声。在这间闹哄哄的大厅里，惟独勒热纳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元帅看见他便吩咐道：

“上校，请过来。”

马塞纳微驼着背，转身往他的房间走去，钦差紧跟在他后面。走廊拐弯处有个用金和镀金的银制成的特大座钟，上面有敲锣打鼓的小胖天使塑像。马塞纳顿然停住脚步，说：

“你觉得怎么样？”

“您是说形势吗？公爵先生？”

“当然不是。榆木脑袋！我说的是这个座钟！”

“乍一看，这东西很漂亮的。”勒热纳说。

“朱利安！”

一个穿石榴红上衣的仆人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朱利安，”马塞纳说，“把这运走。”

元帅指指座钟，仆人小心翼翼地把座钟抱起来，气喘吁吁的，它确实分量不轻。刚走进拐角的那个房间，马塞纳就坐到一张带丝绒天盖的床沿上，终于开口问：

“怎么，年轻人，带什么命令来了？”

“要在维也纳东南六公里多瑙河上建一座浮桥。”

马塞纳对任何任务都不动声色。他五十一岁年纪，但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做过。有人知道他偷摸扒窃，有人说他记仇，但是这次皇帝还是要用他的军事才能。平时，他最瞧不起绰号为“贝尔蒂埃手下的傻瓜”或者叫“松鸦”的那些人，因为他本人是尼斯一个橄榄油商的儿子，有段时间，还干过一阵子走私；他生来既非元帅也非公爵，与弗拉奥、普塔莱斯、柯尔贝尔、诺阿耶、孟德斯鸠、吉拉尔丹、佩里戈尔……之流没什么两样，都是些聚集在庄家、贵族门下的无耻之徒，在子弹盒里装着香脂和梳妆用品模仿贵族派头，自命不凡。但马塞纳对勒热纳却另眼看待，因为这是那帮人中惟一的贵族，尽管勒热纳也和其他人一样在歌剧院芭蕾舞团团长加尔德尔那儿学了些俗套的礼节。再说勒热纳还有些绘画天才，连皇帝也很欣赏呢。

“你们已经确定地点了吗？”马塞纳问。

“是的，公爵先生。”

“那情况怎么样？有多宽？”

“大约八百米。”

“也就是说要八十条船才能把桥面架起来……”

“公爵先生，我已经看好了一条河，可以把船藏到那儿。”

“厚木板呢，算九千块……在这个鬼地方倒是有树可砍。”

“还需要大约四千根橡木，至少九千米结实的缆绳。”

“对，还有锚。”

“或者用渔民的货箱，里面装满圆炮弹，公爵先生。”

“圆炮弹，我们要尽量节省，上校。”

“我会的。”

“那就赶快行动！把一切能浮起来的東西都给我征用过来！”

勒热纳正要走，马塞纳高声地叫住他：

“勒热纳，你满世界跑，是个无事不知的人，告诉我……”

“公爵先生？”

“有人说热那亚人在维也纳各个银行存了一个亿，此事当真？”

“我不知道。”

“请您了解一下。我要搞清楚。”

床单下有个东西发出一声沉闷的音响。勒热纳瞥见了一绺浅色的头发。马塞纳脸上露出马贩子同谋式的微笑，掀开有绗缝的绣花棉被，揪住一个睡眼惺忪的少妇的浓发，将她拉起，说道：

“上校，尽快告诉我有关热那亚人那笔钱的事儿，我把她送给您。她是上星期刚被剖腹的那个科西嘉狙击手的遗孀，很温顺，丰满得跟个侯爵夫人似的！”

勒热纳对这种粗俗习气很看不惯，这从他那张无动于衷的脸上就看得出来。然而，马塞纳却认为这些装作一本正经的年轻人不是真正的军人。他手一松，让那少妇重新倒在丝绸枕头上，声音也变得生硬起来：

“去吧！去找达吕！”

达吕伯爵掌管皇家后勤。他把自己的后勤处设在施内布伦城堡旁边，既靠近皇帝，离维也纳也只有两公里路。他连吼带骂地管辖着一群平民百姓，因为跟随拿破仑的已不再是支军队，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座流动的城市，五个营人马，拖着两千五百辆装载各类用品和器材的四轮运货车，还有整连整连的面包匠、炉匠、巴伐利亚泥瓦匠，可谓行业齐备或者说差不多都占全了；还配备了九十六名正副军需官，他们负责营房、饲料、马匹、车辆、医院、粮食供应，总之，什么都管。所以达吕应该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船。

勒热纳穿过维也纳河上一座饰有斯芬克司像的大桥，然后通过一道两旁各立一座粉红色方尖碑的高大栅栏门，那碑的顶部竖着铅制的鹰像。接着，他走进施内布伦城堡的方形庭院。夏天，哈布斯堡王室^①成员住到这里来，过一段没有那么多礼节和仪式的生活。大花园的树阴里，小松鼠不怕人地跑来跑去。在来来往往的后勤人员以及近卫军队伍中，勒热纳看见一个戴绿色毛呢肩章的下士，便大声问道：

“达吕在哪儿？”

“在那边，上校，过了大水池左侧廊柱下边的房子里。”

这块地方是维也纳的一座宫殿，集豪华、隐秘、怪异、庄严于一身，仿凡尔赛宫风格，用赭石建成，但小些，也没那么方正匀称。

勒热纳找到达吕。他正在一队人中间指手画脚地讲话，对

① 哈布斯堡王室，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一二七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

着一个戴折叠式高顶大礼帽的军需官骂。他看见勒热纳走来，像碰到爱找麻烦的人似的，心想还不知又来找他要什么。他身着燕尾服，系着扣子，大腹便便，后边的燕尾撅着，两手叉在腰间。

“伯爵先生。”勒热纳下了马，先开口道。

“谈正题！陛下要我办什么办不了的事儿？”达吕说这话时，就像南方人一样，一个一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还加进一种唱歌腔调。

“伯爵先生，要八十条船。”

“哟！除此没别的？这些大型驳船，我能把它们变出来不成？部队要坐船到多瑙河兜风吗？”

“架桥用。”

“我猜就是这事儿！”达吕说着，又对左右吼道：“别像木头似的呆在那儿！你们没事儿干了吗？”待那些人神情紧张地散开后，他又接着说：

“上校，维也纳已经没船了。一条都没有，奥地利人并不那么蠢！他们把大部分船都沉掉了，或是顺水弄到普雷斯堡，让我们找不到。疯子不是，嗯？他们不想让我们到多瑙河左岸去！”

达吕挽着勒热纳的胳膊，带他到了一间堆满货箱和家具的办公室，把带三色标志的毡帽放在桌子上，吼叫着把两个不巧正在打瞌睡的军需官赶出去，马上像演戏似的换了种口气。他几分钟前还是怒不可遏，转而却装出一副沮丧的样子：

“乱套了，上校，全乱套了！什么事儿都转不起来！我这儿除了问题没别的！我跟你说吧，这可恶的封锁就是跟我们过不去！”

事实上，三年多之前，拿破仑就作出了孤立英国、在欧洲大

陆上禁止英货的决定，但却挡不住走私：连制作军大衣用的都是利兹^①的毛呢，皮鞋也是北安普敦^②产的；英国继续控制世界商贸，欧洲皇室被迫实行自给自足，糖一下子短缺起来，染军服的靛蓝也供不上了。达吕抱怨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的士兵穿什么的都有，从村里搜罗来的，或者是打完仗捡来的。这成什么体统，嗯？跟破衣烂衫、到处乱窜的戏班子似的！他们穿的是从奥地利人那儿抢来的灰衣服，结果呢？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上校，我来告诉你……”达吕叹了口气，“一受伤，即便是很小的伤口，血也会在浅色衣服上渗透，看得很清楚；即便是划破一块皮，也像肚皮被捅了一刺刀似的。这血呀，影响士气，让人感到心惊胆颤，手脚发软！”紧接着，达吕像服装推销商似的说道：“而蓝色呢，纯正的深蓝色，不吉利的血迹就看不大出来，也就不那么让人害怕……”

达吕往一张洛可可式扶手椅坐下去，把椅子压得吱吱嘎嘎地响。他打开一张参谋部用的地图，又接下去说：

“陛下要在图鲁兹、阿尔毕、佛罗伦萨种植菘蓝树……不错，过去那些地方菘蓝树长得很好，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呀！还有，你见过新兵吗？旁边的那些，是去年的兵，那样子都成了老兵了！我们是用些化了妆的娃娃兵来打仗，上校……”达吕看着地图，转换口气问道：“那桥，你们要建在什么地方？”

勒热纳在摊开的地图上指指勒鲍岛。达吕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就干吧。”

“很快吗？”

① 利兹，英国城市。

② 北安普敦，英国城市。

“尽快。”

“还得收集些粗绳子、锁链……”

“这比较容易。我想你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东西。”

“是的。”

“趁此机会尝尝我厨子的手艺。今天他们做的是浓汁松鼠肉，昨天也是，明天还是。不难吃，有点像兔肉，再说大花园里多得是！再往后，就要吃城堡动物园里的老虎和袋鼠了！这倒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胃口，因为吃松鼠都吃腻了。你去找军需官贝尔聊聊，他的办公室就在上面，我得走了，医院还没建起来，饲料也还没收好，还有你要的那些该死的船……唔，好比诗人、我亲爱的贺拉斯所说：‘一颗成熟的灵魂企盼着厄运中的福分。’”

“伯爵先生，最后还有一件事儿。”

“请说。”

“听说热那亚人……”

“哦，别说了，上校！还是让我安静会儿吧，这个所谓的百万金钱！你已经是马塞纳打发来探听情况的第三位了！除了军械库的大炮，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达吕用他带扣的皮鞋蹯翻了一只木箱，奥地利的弗罗林钱币撒了一地。

达吕解释说：“都亏萨瓦里先生做了细心的工作，这些钱都是假的。我用来支付本地的货商。你拿一两沓去吧。”

“亨利！”

“路易－弗朗索瓦！”

勒热纳上校名叫路易－弗朗索瓦。贝尔名叫亨利，他当时还没有起司汤达这个文学笔名。两人是九年前认识的。当时他

们都在米兰驿站，为一个伦巴第^①浪女人争吵起来，勒热纳占了上风，而亨利反倒暗自庆幸。因为亨利不希望成为事实，如此妖艳的意大利女人会喜欢他吗？那时亨利总觉得自己长得太丑，这使他很自卑，尽管他身上穿着第六龙骑兵团的绿色军服，头上戴的是包着蜥蜴皮的鬃盔。后来，两人在巴黎王宫附近的一家赌场再次相遇，于是他们离开赌场，去了位于林阴大道上的维雷餐馆，在镀金的枝形烛光灯下吃牡蛎，十个苏一打，勒热纳请客。当时，亨利已离开军队，身无分文，趁此机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接着又啃了一只肥鸡。勒热纳准备重返驻扎在荷兰的部队，亨利想去路易斯安那州^②当个种植园主，银行家，或者受欢迎的剧作家，因为有女演员……

此时他们又因一次军事行动在维也纳重逢。一个感到惊喜，另一个觉得很正常。勒热纳已经是上校，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了，因为他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并坚持下来。而亨利呢？那时，他是个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皮肤油光发亮，嘴小，几乎看不见嘴唇，一双褐色的杏仁眼，头发长得很靠上，大脑门儿。

勒热纳很奇怪，就问亨利在军需处这个办公室做什么工作。

“唉！路易-弗朗索瓦，我需要经历各种重大事件才感到快活。”

“当战争军需官？”

“副的，只是个副军需官。”

“达吕可是说让我到贝尔军需官那儿。”

“他好得过分了，大概是有病。”

① 伦巴第，意大利北部一地区。

② 路易斯安那，美国州名，一六八二年被法国人占领，一八〇三年拿破仑将此
地转让给美国。